



古榕树

□涂添丁

相信人人都有关于树的记忆,或是一株,或是几棵,或是一片,甚至演变成一种情感。我出生的地方河市桥头,是闽南的一个小村庄,这里和其他乡村有一些共同特点,比如有一片良田,几座山峰,一口老井,一条小溪,上千人口,但是有一个例外,这里还有一棵上百岁的古榕树。

榕树孤傲,只要给足生长空间和良好的生存条件,就能恣意生长,长成参天大树,独木成林,只要给足时间,就能变成人见人爱的古榕树。一些树龄有百年,甚至上千年的古榕树,在闽南地区也被人们称为“神树”或是“风水树”。

记忆中,从我少年时代起,村口的那株古榕树就那么大,那么高,它静静地伫立在村道边,那里也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。那时的古榕树,英姿勃发,树干长须,树冠如伞,自成风景。每个季节,这株古榕树都有属于自己的表情和模样,树下也会发生不同的故事。春天,焕然一新的它迎来忙于春耕的农人和耕牛,俨然是春耕的驿站;夏天,它能遮天蔽日,是男女老少避暑的首选;秋天,它见证着收获时节,长辈们常在这里整理

新收的农产品;冬天,村里人在这搭戏台,迎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——春节,享受一年辛勤劳作带来的回馈。古榕树陪伴着小村庄成长,也见证着这里的四季变化。

每天,当黄昏悄无声息地降临,夕阳会将最后的余晖洒向人间,催着归家的人们加快脚步。但是只要走进村里,看到沐浴在残阳中的古榕树,赶路的乡亲就仿佛见到了家,悬着的心渐渐落下,匆匆的脚步也会跟着慢下来。有时大家将古榕树作为一个歇脚点,一起在树荫下小憩一会儿,共享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古榕树从不会拒绝任何人,它不计较每一个归家人的形象和心情,一概包容欢迎。与人同乐的,还有一群鸟儿,一到天黑,它们会躲进古榕树的树冠里,那里也是鸟儿的家。

几十年前,乡下没有路灯,也没有路标,我每次结束晚自习或者外出回家,走在村道上,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四处张望,只为搜索那株古榕树的位置,因为它如同航标一样,能一直为我指引回家的路。

那一年我告别小村庄去城里求

学,路过村口时,不经意回头望了一眼沐浴在晨曦中的古榕树,心里萌生了与它告别的念头。但实际上,我无须向古榕树说什么,更无须与它道别,因为随着明天的太阳升起,它依然会朝气蓬勃地迎接四方来客,当中也包括离家远行的我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,小村庄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,我也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。后来有一次,我回到老家重走儿时熟悉的村道,才欣喜地发现那棵古榕树依旧守在原地,只不过岁月还是在它的身上留下一些痕迹,比如树下多了好几条次根,树冠也变得更大更宽了。

世事变迁,很多独属于小村庄的景物都已经消失,唯独古榕树成了这里的守望者,一直不曾离开。细想一下,古榕树之所以能一直坚守在这里,始终长得枝繁叶茂,也许是得益于它发达的根系。正是这些交错盘绕的树根,让它能够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中,生生不息。或许离家远行的我们应该像这棵古榕树一样,即使漂泊在外,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,不要迷失自己,别迷失方向,因为根在,树就在。



(CEP 图)



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,便可脱凡;
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,才可入圣。



与啄木鸟做邻居

□周雪凤

入夏后,天气一直有些潮湿闷热,这天午后的天空才刚放晴,我耳边突然传来一阵“笃笃笃”的敲击声,像是有人拿着一个小锤子在敲击木头,节奏较快,每次敲几下就停一会儿,但是很快又会继续敲打起来。

敲击声就这样持续了一整个下午,我以为隔壁老大爷在拾掇他的木柴堆,便不太在意。此时的夏风轻柔地吹着,门前池塘边的草丛中,不时传来几声蛙鸣,几只燕子在电线杆上跳来跳去,满头大汗的父亲刚从地里干活回来,正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,微闭双眼,准备打会儿盹。

这时,“笃笃笃”的敲击声再次出现。“隔壁刘大爷都忙一下午了,他到底在敲什么呢?”听到我的抱怨,父亲笑着说自己的“瞌睡虫”也被这敲击声赶走了。随后他又有些神秘地对我说:“那可不是刘大爷在忙,是一只鸟。”“一只鸟?”我有些疑惑。“不知道是什么鸟在敲树。”父亲一下子说不上来小鸟的名字。“哦,我知道了,是啄木鸟。”我很肯定地说。

我没在生活中见过啄木鸟,只在书上或者动画片里见过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循声跑去寻找,最后发现声音是从门口那棵高大的枣树上传来的,树边还放着一根竹竿。但是等我靠近,树上的敲击声就立刻停止了,我轻轻挪动了一下竹竿,小鸟便扑打着翅膀飞走了,速度快得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它的样子。

我有些失落,怪自己不够小心,才把小鸟惊飞了。“它应该不会回来了吧?”我一边自言自语,一边走回院子里。父亲问我:“见到它的样子了吗?是你说的啄木鸟吗?”“是,肯定是,可惜我没看清楚它的模样。”我依然肯定地回答。

“放心,它还会飞回来的,这几年一到夏天,它就会待在那棵树上,和我们做邻居。刚开始嫌它吵人,现在都习惯了。”父亲笑着安慰我说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刚从睡梦中醒来,就隐隐约约地听见熟悉的敲击声,心中一喜,看来是那只啄木鸟飞回来了。这次我悄悄地躲在院墙旁,打算仔细观察一下它啄树的样子,用眼睛“搜索”了半天,我终于看清了小鸟的模样。原来它的羽毛是棕色的,翅膀的边沿还带着一撮鲜艳的羽毛,在太阳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我感觉这只啄木鸟就像是来自自己曾读过的童话书中飞出来的一样,只见它橙色的爪子牢牢地抓住树干,几乎快要要把树皮抓破。它似乎正在寻找着猎物,用自己又长又尖的喙一遍遍地敲击着树身,犹如一把利剑正要穿透树木的厚皮。

“这只啄木鸟真是可爱啊!”我着迷地看着小鸟重复啄树的动作,不由得发出感叹。很快就喜欢上这只小鸟的我,此时已经全然忘记了它带来的吵闹声,反倒觉得这种整日勤勤恳恳敲击着木头忙于寻找害虫的小鸟,着实令人喜爱。鸟类一直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它们能帮助植物传播种子、控制害虫,也能对维持生态平衡和生态美起到积极影响。正如这只可爱的啄木鸟每年都来将树上的虫子捉走,才让我们在下一个季节收获到脆甜的枣子。这只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魅力和生命活力的啄木鸟,能与它做邻居,我很乐意。

时光如水般流逝,往日的一幕幕已走进时光里,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这份母爱,温柔而深沉,犹如一股涓涓细流萦绕在心头,给予我温暖和力量。



出自古诗文的夏日成语

●沉李浮瓜

释义:意为吃冷水里浸过的瓜果,形容夏日消暑的生活情景。

出处:浮甘瓜于清泉,沉朱李于寒水。——曹丕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

●簟纹如水

释义:指的是竹席细密的纹理像清凉的水一样,常用以形容夏夜的清凉。

出处:扫地焚香闭阁眠,簟纹如水帐如烟。——苏轼《南堂五首其一》

●夏雨雨人

释义:意为有如夏天的雨落在人身上,比喻及时给人帮助和教育。

出处:吾不能以春风风人,吾不能以夏雨雨人,吾穷必矣。——刘向《说苑·贵德》

●囊萤照读

释义:意为用口袋装萤火虫照明读书,形容读书勤奋刻苦。

出处:车胤恭勤不倦,博学多通,家贫不常得油,夏月则练囊数十萤火以照书,以夜继日焉。——《晋书·车胤传》

食事



甜白酒

□刘雄仪

步入初夏,天气逐渐变热,在永春县城的街头巷尾又可以听到“甜白酒,刚做的甜白酒!”的叫卖声,特别是夜晚出门散步,一走到体育馆附近便能碰到好几个卖甜白酒的摊子。如果这个季节去到乡下,有时还能碰到热情的村民,听到他们招呼说:“来尝一碗家里刚做的白酒吧。”

甜白酒,是酒也非酒。它的制作方法和乡村酿米酒的做法有些类似,虽然散发着米酒的香气,但是它的酒精度数几乎为零,这是因为它制作时使用的原材料是大米、酒曲和白糖。不同于过去,除了在家自制之外,现在大多只有一些本地家庭小作坊会生产这种甜白酒了。曾经我在外地见到相似做法的甜白酒,但尝过之后,才发现味道和口感,都与自己熟悉的不一样。

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,家里人就会经常利用煮午饭的时间,顺便

做一些甜白酒。首先在煮稀饭的大锅里多放一些大米,等大米炖煮得不软不硬时,再赶紧把锅里的部分白米饭捞出来晾干冷却。而留下的白米饭则继续放在锅里炖煮,直至变成作为午餐的稀饭。等那些滤干水分的白米饭被吹凉,就可以往里面撒一些白酒曲,充分搅拌均匀后,再把这些白米饭压成薄饼状,最后放到陶罐中密封发酵两天。记得母亲曾说过,想要做出好喝的甜白酒,最重要就是让米饭充分冷却,如果米饭还带有余温,在没有凉透时就拌入白酒曲,制作出来的甜白酒会变酸变味。

经过两天发酵的白米饭,还只是一个半成品,需要再加入一些完全冷却的白开水,搭配适量的白糖来调和,最终才能变成散发独特香气的甜白酒。听家里长辈们说,用刚从田地收割起来的新大米来制作甜白酒,味道最香,口感也最好。

新鲜的甜白酒,不仅喝起来清甜爽口,吃起来更是美味可口。这是因为经过发酵的白米饭并不会完全化掉,一直浸泡在酒中的米粒,质地软糯且带有浓郁的米香味。夏日里家里只要出现一碗冰镇过的甜白酒,孩子们就会喜笑颜开地抢着吃,有时吃一碗还想再要一碗,最后大人们只好骗孩子们说喝多了甜白酒会醉。

甜白酒除了能清凉解渴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去暑解乏。夏天一直是乡亲们最忙碌也最辛苦的季节,不少人外出劳作了一天,回到家时累得连晚饭都吃不下,但如果能喝到一碗甜白酒,精神和食欲都会变好起来,饭吃得香也吃得多,隔天就有力气能继续上山下地劳作。我猜这或许就是老家乡亲们每到夏天都会做甜白酒的原因之一吧。

香甜的甜白酒,过去还像是一种

限定的夏日饮料,是长辈们农忙时,会用来鼓励孩子们帮忙干农活的美味奖品。那时的夏季,几乎村里每家每户都会自制甜白酒,在家里避暑的孩子们往往会禁不住诱惑,趁着大人外出干活,溜进厨房偷尝甜白酒,有时候一偷吃就是一大碗,最后的结果就是免不了挨一顿骂。

如今,各种风味的饮料让人挑花眼,它们的生产不受季节影响,且味道多元,包装精美,方便运输,早已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。但是我始终认为,只要有机会尝一次甜白酒的滋味,年轻人也一定会爱上这种传统饮品,将它视为夏日饮料的首选。不仅滋味独特,甜白酒喝起来还带着一抹闽南人常说的“古早”味道。正如不少生活在永春的中老年人,只要喝到甜白酒就会说:“感觉就像回到了老家的古厝,回到了熟悉的田间地头,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代。”

天伦



岁月深处的母爱

□陈佩芳

“你回去记得把这些鸡蛋煮了吃。”母亲一边对我说,一边给装满鸡蛋的袋子上绳子,随后又悄悄把300元钱塞进袋子里,可是这哪里瞒得过我。我把钱拿出来,母亲又硬塞回去,直到我上了车,收了钱,她才松了口气。这是我回家给母亲过生日时发生的一幕。

母亲是普通的闽南农村妇女,读过两三年书,文化水平不高。但就是这样的她,在过去家庭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,一直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衣食无忧,幸福满满。

我初中在外地寄宿学校上学,不常回家。担心我不舍得花钱吃饭,母亲便提前买好肉,把它们煮成便于存储

的咸菜肉装在搪瓷罐子里,让我带去食堂加热配饭吃。初三那年,学业比较紧张,母亲担心我的营养跟不上,平时就一大早就起来杀鸡炖汤,然后放下手上的农活,提着装满一篮子的食物去挤开往县城的客车。历经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终于把食物送到学校交给我,母亲也来不及跟我交谈几句,就赶去赶下一趟客车,一路颠簸地回家。当时的山路不好走,母亲又容易晕车,一天往返两趟,比她下田耕地还要辛苦,每次见她回来一脸憔悴的样子,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是母亲却总是笑着跟我说,自己不累,只要看我吃得好,她就开心。

毕业后进城工作的这几年,琐事缠身,回家的次数少了,但我仍然经常能收到母亲捎来的各种“关怀”,比如自家种的瓜果蔬菜和新鲜的地瓜,还有母亲自己做的鼠糯米和杀好洗净的鸡鸭,每次收到这些东西,我都感觉心里沉甸甸的。

入夏后的一天傍晚,我回了趟家,刚进家门就闻到熟悉的饭菜香。母亲把菜摆上桌,我走近一瞧,发现里面有自己最爱的萝卜干煎蛋,金灿灿的,香喷喷的。顾不上跟母亲寒暄,饥肠辘辘的我就捧起一碗粥,配着萝卜干煎蛋,开始大快朵颐,母亲见我吃得满足,眼里溢满了幸福。我问母亲:“妈,你怎么知

道我想吃这个菜?”她笑着说:“知道你要回来,就想做点你喜欢吃的啊。”我这才想起来,自己每次回老家,母亲总会提前开始为我忙活个不停,不是与父亲一起准备我喜欢吃的食物,就是去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,或是去鸡棚里收集刚下的鸡蛋。为了让我回去后能方便食用,母亲还会仔细将蔬菜择洗干净,把鸡蛋一个个用纸包好,她忙前忙后的身影,如同一幅深深浅浅的水墨画,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时光如水般流逝,往日的一幕幕已走进时光里,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这份母爱,温柔而深沉,犹如一股涓涓细流萦绕在心头,给予我温暖和力量。

回首



剃头铺

□柯荣楼

初夏的中午有些炎热,阳光照射下满地金黄,让人看着有些晕眩,打算换个清爽的发型,我穿着人字拖出门寻找附近的理发店。途经一条小巷,瞥见巷口有一扇被木板封住的大石窗,走近一瞧才发现是一间传统的剃头铺,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过去。

过去离我家不远的老街上就有一间传统剃头铺,它开在剃头匠自家的屋子里,门口没有靓丽的招牌。剃头匠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,他总是戴着一副老花镜,留着八字胡,头发花白,看起来很有精神。剃头匠总是围着一条白围裙,颜色有些泛黄,但是看着不脏,应该是经常清洗。理发的时候,他会习惯性地嘟着嘴,然后时不时低下头,透过滑下鼻梁的老花镜缝隙来观察自己剃的纹路,并仔细地询问顾客的意见。这位

剃头匠一直和蔼地对待每位顾客,剃头手艺也好,老街附近很多人喜欢找他理发,店门口也经常排着队。

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也爱去找这位剃头匠理发。排队等待的时候,我们就悄悄爬上店里的窗台。那个窗台很大,砌在石头房子里,中间没有玻璃,上面只摆了几块长条木板,每次开店的时候,这些木板会被剃头匠卸下来,等关门的时候再逐一装回去。窗台很低,但是窗沿足够大,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在上面玩耍,以此来消磨等待的时光。有时候剪完头发,我们也舍不得离开,就一起坐在窗台上面,摇着脚,聊着天,好奇地看别人理发和刮胡子,看着窗外人来人往。

剃头铺里一直只有剃头匠一个人在工作。洗发、剃头、刮胡子……印

象中,他做每个步骤都慢条斯理,有条不紊。理发的时候,顾客都是坐在一把木制的椅子上,这椅子的功能不少,可以坐,也可以躺,只要把枕着的那个木块拔起来,椅背就能放平变成一张躺椅,顾客可以躺上面让剃头匠帮忙刮胡子。

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,看剃头匠手里拿着梳子和剃刀在我的头上一顿操作,听着剪刀和梳子的碰撞声,看着快速掉落的头发,我不禁担心他是不是剪得太快。尤其是当剃刀在刮头发的时候,感受到冰凉的刀片碰到头皮,我更是胆战心惊,很害怕剃头匠会不小心将我的头皮划伤,直到发现他始终平稳地推动着剃刀,哪怕店里人声鼎沸,也没有出现任何失误,我才将悬着的心放下。

后来,剃头铺里出现了不少新式的

电动理发工具,剃头匠总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工具,帮我和小伙伴们剪出想要的发型,只不过当时男孩子们理发大多是选择平头,不太追求花哨的造型。

多年前,这间铺子开始时不时关门,我想或许是因为剃头匠年纪大了,要准备退休,我便很少再去那里理发。其间,城里各种新式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随之流行起来的还有各种新式发型。初中毕业的时候,为了赶时髦,我特地去新的理发店理了个双分头,给头发喷上了香香的定型水,也就此在心里和那间熟悉的传统剃头铺告了别。

如今去到那条洒满阳光的老街,看到街边理发店门口旋转着的“三色灯”,我仍然会想起那间不起眼的剃头铺和那个熟悉的大窗台,当然还有那位许久不见的剃头匠。